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家將  
第十三回 界牌關矧子首立功 鎖陽城蘇寶童逢敵手

小矧子寶一虎聞聽老程不是為自己提親，當時脾氣就上來了，手拍桌子，大聲喊道：「程咬金，我妹子的婚事還用你管嗎？我問的是我和小姐薛金蓮的婚事。」老程也生氣了：「什麼？你與小姐薛金蓮有什麼事？」，「你不要裝糊塗，我妹妹陣前開仗，就是為的給我提媒，打算把薛小姐許我為妻，你昨天已經答應從中作保，今天怎麼又變到我妹子身上去了？」，「你別說了。寶一虎，未曾說話你也考慮考慮自己。颶風下雨不知道，自己什麼模樣還不清楚！瞅你長那模樣，人不人鬼不鬼，還想娶薛小姐，你不怕風大扇了舌頭？真不知人間還有羞恥二字。實在叫人可惱可氣。」，「好你程咬金，鬧了半天你是來要笑我的呀，來人，把這老傢伙推出去亂刀分屍」，「是！」嘍囉兵上來就把老程架出去了。老程邊走邊喊：「姓寶的，你算缺德透了，就殺了我老程也決不能同意那無理的條件。」正在這時，寶仙童趕到了。她一聽說老程上山了，就在屏風後聽他們說話，一看哥哥和程咬金說翻了，急忙喊了一聲：「刀下留人。哥哥，殺不得。」

寶一虎又著腰，晃著花腦袋，瞪了她一眼：「哼，你還有臉來見我。」，「哥哥不要生氣，你若把魯國公殺了，你那事還有希望嗎？你不把自己的事給砸了嘛！」，「他不給我保媒，還要笑於我，我不殺他殺誰？」，「話不能那麼說。常言死店活人開，話是開心鎖，你慢慢給他商量能不行嗎？」，「妹妹，咱把話說清楚，你到底給哥哥保媒了沒有？」，「這事也怪我不對，昨天我只顧跟魯國公說我的事，把你這事給忘了。」，「咦！要不看在父母雙亡，我非打你不可。」，「哥哥你別急，我既然答應了，您這婚事就包在我身上了。你把老國公放回來，我再好好勸勸，讓老人家伸伸手幫幫忙，你看怎麼樣？」

「也只好如此。」說著，喝令刀斧手把程咬金放回來了。老程心裡有底，准知道不能殺他。程咬金還得著理啦，往裡走著把眼珠子一瞪：「怎麼的，要殺開刀，吃肉張嘴，這出來進去的，變什麼戲法呀！快給我個痛快。」

寶一虎沒辦法，只好嬉皮笑臉，來到老程面前，親自把綁繩解開，令嘍囉兵搬把椅子讓老程坐下，寶一虎倒身下拜：「呵呵，老爺爺，大人不見小人怪，宰相肚裡能撐船，您消消氣，剛才孫孫跟您開玩笑哩。」

「有這麼開玩笑的嗎？你給我磕頭也不行。」

「老爺爺，您要有孫子能不疼嗎？我跟您親孫子能差多少？無論如何請您想方設法玉成我和薛小姐的婚事，我是終生難忘。」寶仙童也過來了。

「老爺爺，不論成與不成，你給問一句，就是那句話，買賣不成仁義在，你看怎麼樣？」

「嗯，還是姑娘說得有理。一虎啊，你起來，我看這事這麼辦，上趕著也不是買賣，既然我是爺爺，你又這麼孝敬我，我這人就愛幫忙，我就給你問問，多說幾句好話，萬一人家要同意了，這婚姻還有門兒。不過我先把底交給你，夠戲，十成占著九成非涼了不可。也許有一線的希望。你就跟你妹子一樣，放火燒山，咱們兵合一處，將打一家，你們兄妹二人幫助我們到鎖陽關救駕。你賣點力氣，多立點戰功，特別是在薛家人的面前獻獻慇懃。人心都是肉長的，一看你小伙子有能耐，又慇懃，也就一俊遮百丑了。雖然你的模樣差點，看在你的長處，這麼一比較，也許還有成功的希望。你認為我說的對不對？」

「對對。爺爺，我一定聽您的話，往後多多地賣力氣，若有不到之處，望爺爺多加指教。」

「這才叫好孫子呢。要這麼說，把人給放了吧？」

「哎哎，現在就放。」

二路元帥薛丁山、掃北王羅通都放出來了。這兩個人還不知道怎麼回事，進了中庭大廳，茶呆呆發愣。程咬金命人把綁繩給解開。他伯薛丁山發火，把二路元帥叫到沒人的地方，低低的聲音說道：「丁山哪！我告訴你，爺爺為你可不容易，捨死忘生前來救你，現在你的婚姻大事已經定了，寶仙童許配於你，將來你們就是白頭到老的夫妻。這件事不光是我做主，我已經跟你二位母親商議啦，她們全都同意，我是代表她們來到棋盤山的，這個事已經沒法更改了。你可別亂發脾氣，你要給我個下不來台，把這齣戲給唱砸了，我可不答應你。」

「老爺爺，您怎麼能幹這事？我出兵以來寸功未立，而且是趕奔鎖陽關前去救駕，再說臨陣收妻有掉頭之罪呀！我身為元帥，哪能知法犯法。此事使不得，使不得呀。」

「少給我來這一套。你才當幾天元帥，我比你經歷的多得多，見的廣得廣，這事樂意也得樂意，不樂意也得樂意。」嚇得薛丁山不敢說話了。

羅通在旁邊點了點頭：「丁山呢，你就願意吧，這事也是陰錯陽差。再說那個姑娘寶仙童，果然本領高強，人樣長得也不錯，要跟你配在一起，也不屈你的材料。別看她現在是山大王，她的祖上也是王子，既然都同意了，你何必反對呢！丁山哪！不要因小失大。」

薛丁山晃晃腦袋：「掃北王，話不是這麼說，我就怕我爹不願意。一見面，我爹要發了脾氣，我怎麼辦呢？」

「沒關係，你爹的事交到我身上了。他還挑理呢，他挑什麼？他要怪罪，叫他怪罪我，跟你毫無關係。」

「爺爺，你要有這句話我就放心了。好，這事就這麼定吧。」，「好，這才叫好孩子呢。」

程咬金把這頭的事辦完了，到裡面來見寶一虎、寶仙童，給他們一說，他們也很高興。當下寶一虎把大小頭目集合起來，當眾宣佈了投唐的事，大家全都贊成，隨即更換服裝、旗號，宣佈成為國家正式軍隊，嘍囉兵歡跳擁護。

當天下午，寶一虎、寶仙童隨程咬金、薛丁山、羅通來到唐營，與唐營眾將一一見禮，寶仙童還拜見了二位夫人。二位夫人拉著寶仙童仔細端詳，感到十分滿意。當晚寶仙童就和薛金蓮住到了一塊兒。第二天，寶一虎把山寨的糧草、金銀都裝到車上，一把火把山燒掉，跟唐營大隊人馬一起，浩浩蕩蕩向鎖陽進發。

書說簡短。大軍行走三天，來到界牌關。薛丁山知道過了界牌關，再有六十里就是鎖陽關，父子相會的日子越來越近，他恨不能一下就闖過去，因此連營盤都沒安，就問手下眾將，哪個願意討令攻打界牌關。

言還未盡，旁邊轉過一人：「二路元帥，某家願往。」誰呀？掃北王羅通。羅通請令有三個原因，一是自己是先鋒官，理應上陣；二是因為棋盤山栽了跟頭，想在此挽回；三是自己是長輩，應起個表率。丁山點頭：「多加注意。」，「遵令。」掃北王提槍上馬，點兵三千，趕奔界牌關。薛丁山率領全營眾將在後邊觀敵陣。

羅通馬到界牌關前，把銀槍一擺，代替軍令，眾兒郎扎住陣角。掃北王眼望城頭高聲斷喝：「呀一呌，還不叫你家主將出城受死，二路元帥的大兵到了。」羅通正在關前討敵罵陣，就聽關裡「咚咚咚」三聲炮響，驚天動地，緊跟著關門大開，吊橋落地，撞出一伙人馬，約有幾千人，兵分左右，繡旗高挑，旗下闖出一員大將。掃北王羅通一看，嚇了一跳：就見界牌關的主將跳下馬來，身高約有一丈一尺掛零，但是光有高沒有粗勁兒，像根麻桿子在那兒戳著，活似一具骷髏。此人手端一桿丈八長槍，催馬來到陣前。羅通用大槍一指：「呌，本王槍下不死無名之鬼，報名再戰。」敵將把馬一帶：「我乃哈密國狼主駕前稱臣，官拜界牌官總兵王伯超是也。你是何人？」，「掃北王羅通便是。」，「你是羅通，那好吧，我本來想會會薛丁山，不過你也是有名上將，既然來了，就過來受死吧。」羅通聞言勃然大怒，抖大槍直取王伯超。王伯超舉苗子槍招架，二馬蹉翻戰在一處。二人大戰三十回合未分輸贏，羅通就起急了，心說自己並不算老，怎麼淨碰上對手呢？沒有一次順利的時候。這一次我要贏不了他，在人前就更沒法抬頭了。掃北王想到這心裡著急，因此大槍就加了勁了，啪啪啪，「喀嚓」，一槍正紮在王伯超肩頭上，把王伯超疼得「哎喲」一聲，在馬上栽兩栽晃兩晃，鮮血就流下來了。他穿的是白衣服，鮮血一流非常明顯，掃北王心裡高興，恨自己這一槍紮高了，再往下一

點，就結果他的性命了。王伯超負傷撥馬就走，羅通雙腳點燈飛馬就追。就見王伯超溜，鑽到門旗底下去了。羅通心想，你鑽到那底下跑得了嗎？上天我趕到靈霄殿，下地我趕你到鬼門關：「爾往哪裡走！」羅通剛來到門旗底下，這兩根旗桿突然倒了，奔羅通便砸。原來這兩根旗桿都是鐵桿，往下一倒重有千斤，羅通見勢不好，急忙舉槍招架，旗桿正砸在槍桿上，還沒等羅通把旗桿推到旁邊，王伯超突然折回身，舉槍向羅通胸前刺來。羅通只顧舉槍架旗桿了，下邊來個大敵門，王伯超的槍一到，他哪躲得開呀，這就叫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備，迅雷不及掩耳。耳輪中就聽「撲」的一聲，一槍紮了個大透腔。可借掃北王羅通慘叫一聲，死於馬下。

王伯超把槍扯回來，命令軍兵，把羅通的人頭砍下，挑在旗桿上搖旗吶喊：「呦——羅通死了，唐兵唐將你們看，這是誰的人頭啊！」

事情就發生在一剎那。單說唐營里程咬金、薛丁山以及羅章、秦英等十三家少國公，不看則可，一看眨眼之間掃北王命喪，隊裡一陣大亂。羅章撲通從馬上就摔下去了。爹死得那麼慘，當兒子的能不難過嗎？很多人都掉了淚了。程咬金一看不好，趕緊命人把羅章攙扶起來。老程就吆喝開了：「亂什麼，靜一靜，打仗有不死人的嗎？這是戰場不是靈堂，有能耐給掃北王報仇雪恨，沒能耐給我滾開，都不准哭。」在這種場合，還真得有程咬金這種人。你要壓不住碴兒，不是就亂套了嗎？眾人這才止住悲聲。還沒等薛丁山傳令，就見一人撒腳如飛，趕奔兩軍陣前。大家一看，正是小矧子竇一虎。

竇一虎心裡頭也很難過。雖然說他跟老羅家有仇，可那都是先輩的事，近幾天他跟羅通處得還不錯，發現老羅家的人也有長處。兩下剛處熟，沒想到羅通死了，竇一虎肝膽皆裂。另外，他記住程咬金告訴他的話，多獻獻多立功，因此他也沒討令，晃大棍直奔王伯超。

王伯超打贏了一陣就忘乎所以，把肩頭的槍傷包紮以後，跨馬掄槍二次來到兩軍陣，跟竇一虎相遇。王伯超抖槍一刺，竇一虎滴溜一轉圈，躲到他馬屁股後頭去了。王伯超一看，咦，人哪兒去了？剛掉轉馬頭，滴溜，他又鑽到那邊去了，跟個肉球一樣在地下直軋軋。王伯超左一槍右一槍，紮了七十二槍也沒紮著。正在他手忙腳亂的時候，竇一虎一蹦跳到他的馬的三岔骨上，正好到王伯超後背，還沒等王伯超明白過來，竇一虎把棍就掄起來了：「好小子，我要給掃北王報仇雪恨，著傢伙！」，「啪」一棍把王伯超打得腦漿進裂，死屍栽到馬下。

王伯超一死，他手下的軍兵大亂：「可了不得了，主帥陣亡了！」，「嘩——」真好比風捲殘雲，各扔刀槍，紛紛逃命。別看竇一虎不騎馬，他這兩條飛毛腿比馬跑得還快。竇一虎明白，如果這些人進了城，把吊橋拉起來，把城門關上，那就麻煩了。他利用敵軍逃跑的機會，在後頭撒腳如飛，窮追猛趕，敵兵上了吊橋，他也上了吊橋，敵軍到城門洞他也到了。他把掌中的大棍掄開，「啪啪啪」左右開弓，把敵兵打得就地翻滾，與此同時，唐軍搖旗吶喊，一擁而進，把界牌關迅速佔領了。這一仗唐軍既有重大損失，也有巨大勝利。悲歡離合，勝利確實不易。

薛丁山催動人馬進城，把掃北王的人頭、屍體找回來，用棺槨盛殮，在這超度了一天。經過和程咬金商量，決定把死屍運回京城，命專人前去報喪。羅章是老羅家唯一的後代，父親陣亡了，他得跟隨著回京，因此，羅章頭頂麻冠，身披重孝，手舉哭喪棒，率領一部分人，護送靈車回了長安。按下他們不提。

單表薛丁山，在界牌關歇兵一日，到了次日天光見亮，率領大隊人馬繼續往前進發，這一天就來到鎖陽關。到這裡一看，跟界牌關可沒法比，一是城池非常大，二是外面圍城的敵兵一眼望不到邊。薛丁山來到一座高坡，率領眾人往下觀看。就見遠處煙霧迷漫，那就是鎖陽城。往城外觀看，全是敵人的連營。馬號挨著馬號，帳篷挨著帳篷，一眼望不到頭，不仔細看，就同大海的波濤相似。光旗桿就好像到了麻地一般。薛丁山看罷暗自吃驚。他一皺眉，心說怪不得我爹闖不出來，被這麼多敵兵圍住，怎麼出來？他回頭又看看程咬金，心想，我程爺爺怎麼出的鎖陽關？怎麼闖出來這連營回京搬兵？真是不容易啊。

大伙從高坡上下來，薛丁山認為一時半時不容易闖進去，只好在西北選一塊有利的地形，扎住營寨，立轅門，挑壕溝，在中央設下中軍寶帳。當日，二路元帥薛丁山召集緊急會議，共同研究如何破敵人的連營。眾人踴躍發言，最後決定從四面同時進攻，薛丁山率主力攻東門；小英雄秦英率眾家少國公攻西門；女將薛金蓮、竇仙童負責攻南門；小矧子竇一虎負責攻北門。現在飽餐戰飯，三更天一齊動手。到了三更天，兵分四路一齊下手，大炮聲響成一片，四處山搖地動，火光閃閃。「殺呀！」喊聲連天。

薛丁山和老程帶著三萬生力軍，趕奔蘇寶童的連營。薛丁山把銀槍一招，軍兵們捨生忘死往裡就闖。一個衝鋒，就跳過九道壕溝，踏破敵人的連營，眨眼之間，就來到敵人的心腹地帶。三川六國的軍隊一見不好，撒腳如飛，給大元帥蘇寶童送信。

自從程咬金出連營走了以後，蘇寶童就感覺著不太妙，恐怕來援兵，他掐手指頭算著，一天二天三天，估摸鎖陽關城裡的糧草不多了，餓也把你們餓死了。這就是計狠莫過於絕糧。你薛仁貴再大的本事，不吃東西行嗎？你李世民再有本領，不吃飯行嗎？但他也伯唐朝來援兵，心裡格外注意，日夜派人巡邏，唐兵一到，他就知道了，他可沒想到援兵這麼快就發動攻勢，而且，進攻得這麼猛烈。報事的向他一報，說唐朝的援兵業已突破我們九道防線，殺到了中軍帳外，蘇寶童大吃一驚，「帶馬抬刀！」蘇寶童在轅門上馬。這時他的兩個幫手，飛體僧、鐵板道，也上了腳力，在後邊跟著蘇寶童奔出事的地點。蘇寶童在馬上一看，前邊亂了套了，自己的軍兵望影而逃，像潮水一般退下來了。再往前看，大唐朝的軍兵隨後追殺，因為是黑天，也不知道援兵來了有多少。蘇寶童吩咐一聲「點炮！」，「咚、咚、咚！」炮聲一響，蘇寶童高喊：「呀呸，不要亂，扎住陣角，本帥在此！」番兵番將一看大帥來了，這才把心神穩住，全都歸了隊，方才的亂勁兒才煙消霧散。等安定下來，唐兵就到了。

蘇寶童立馬橫刀，把薛丁山給攔住了，借著燈籠火把的光亮定眼觀看，只見薛丁山銀盔素甲，白馬長槍，跟銀娃娃一樣，後邊跟著無數的戰將。蘇寶童把大刀一指：「呀呸，對面白袍小將你可是薛丁山嗎？撒馬過來與本帥大戰三百合！」還沒等薛丁山出馬，由南邊打進來的小矧子竇一虎蹦出去了：「元帥不必動手，末將不才，願會戰蘇寶童。」，「竇將軍多加小心。」，「遵令。」竇一虎提鑢鐵大棍，三躡兩跳就到了蘇寶童馬前，「呸，你就是蘇寶童嗎？」蘇寶童一聽，這破鑼嗓子在哪兒說話呀？眼前看看沒人：「你在何處？」，「我在這馬脖子下邊哩，你咋不低頭瞧瞧？」蘇寶童把馬倒退了幾步，定眼一看，心中好笑，心說唐營沒有大將了，叫這個小矧子出馬。他把嘴一撇，冷笑了幾聲：「嘿嘿，矧鬼，難道你也要跟本帥動手不成？」，「正是，爺爺想要摘你那顆腦袋！」，「矧鬼體要妄言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，「我呀，天下無敵的大英雄，我叫竇一虎。」，「呸，本帥哪有時間跟你磨牙，休走著刀。」說著泰山壓頂就是一刀。竇一虎轉身把刀躲過。剛想往人家馬屁股後頭轉，就見蘇寶童大刀一翻個，使了個拔草尋蛇，欸又是一刀，把竇一虎嚇了一跳，往旁邊一蹦，腦瓜一撲棱，心說夠厲害的，果然比王伯超勝過萬倍，這叫出手不凡哪！我姓竇的還得多加小心，不注意非叫他拿刀把我砍了不可。竇一虎用盡平生之力，與蘇寶童廝殺。也就是兩三個回合，都知道了對方不是好惹的。正在這時候，忽聽蘇寶童背後有人大聲喊喝：「大帥，殺雞焉用宰牛刀，有事末將服其勞。你這麼高的身份，跟這個丑鬼動手，太有失身份了。末將不才，替你打他。」蘇寶童一聽也好，這麼大的戰場，自己身為元帥，在旁邊看一看，也未嘗不是好事。他虛晃一刀把馬一帶，回歸本隊。

西涼軍中答話的是官拜左將軍、雙手搬山開路鬼喬明。喬明也是步下將官，長得五大三粗，掌中執一條反背獨腳娃娃槊，這條兵刃煞是厲害。蘇寶童對他說：「你過去動手要多加小心，須知今日的戰場跟往日不同。」喬明答應。只見雙手搬山開路鬼，撒開兩條大長腿，來到兩軍陣前，跟小矧子竇一虎打了照面。竇一虎此時從心眼兒裡不痛快，他滿打算把蘇寶童生擒活拿，好在二路元帥面前立個大功，沒想到剛一伸手蘇寶童退下去了，換了個大漢。竇一虎氣得一撲棱腦袋，雙手合棍，抬頭觀瞧：「嚯，這大個比自己三個還高，好像一塊石碑立在面前，肩寬背厚，膀闊腰粗，頭上帶四稜虎頭巾，腰裡圍虎皮圍裙，手裡的兵刃更是特殊，就好像一個小孩兒，兩隻手在前邊合十，一條腿蜷著，一條腿伸著，伸著的那條腿就是兵刃把。竇一虎看罷高聲斷喝：「大個兒，你是誰？」，「嗚嗚嗚，要問某家，在狼主駕下稱臣，官拜左將軍這職，外人送號雙手搬山開路鬼，喬明是也。矧鬼體要猖狂，休走著

槩！」說著話他掄起娃娃槩，掛定風聲，奔竇一虎頂梁便砸。竇一虎想試一試他這槩有多大勁，便雙腳一分，腳底下坐椿，像釘子一樣釘在那裡，使了個舉火燒天式，橫大棍往上招架：「開！」娃娃槩正砸在棍上。耳輪中就聽見「啞啞啞！」一陣響亮，把竇一虎震得啞啞啞往後倒退了七八步，撲通摔了個腔墩兒。這一下喬明也夠戲，娃娃槩差點撒手，他沒想到面前這小個兒竟然有這麼大的力氣，把娃娃槩顛起有五尺多高，嚇得他身子往後一晃，啞啞啞也退出去七八步，幸虧他拿兵刃當拐棍，才沒有趴下，但是一看兩隻手，虎口震裂，覺著膀臂酸麻，氣得他哇呀呀怪叫：「小姪子你可真有把力氣！」，「廢話，力氣大的還在後邊哪，著棍吧。」竇一虎往上一蹦，嗖——躡起一丈多高，掄棍便砸。雙手搬山開路鬼橫娃娃槩往上招架。這兩個人一打上，好像到了鐵匠鋪了，一點假的都沒有，兵刃碰著兵刃，叮叮噹噹聲響，誰也不肯讓步。竇一虎不光武藝高，點子也多，仗著他身材矮小，行動方便，陣前亂滾，一會兒軋軋到這，一會兒軋軋到那兒。雙手搬山開路鬼個大吃虧，跟他打仗得哈著腰，累得他腰酸腿疼。三十幾個回合過去，竇一虎哧溜使了個黑狗鑽襠，從喬明的襠下鑽過去了，把喬明嚇了一跳，還沒等他轉過身來，竇一虎反背一棍，口中喊道：「大個子，你在這吧！」，「啪！」連後腦勺帶後背，一棍就砸上了。這一下把雙手搬山開路鬼打了個腦漿迸裂，死屍摔倒在兩軍陣前。唐營的將官鼓掌喝采：「打得好，好神棍！」連二路元帥薛丁山也給竇一虎喝采。竇一虎心中高興，把大棍一晃，高聲喊喝：「看到沒有？小個專打大個，哪個不服快來送死。」

蘇寶童一看左將軍當場陣亡，心如刀絞，吩咐番兵番將把死屍搶回來，問兩旁：「誰還過去動手？」言還未盡，有人答話，「無量天尊。大帥，貧道不才，願請令出戰。」蘇寶童一看，說話的正是副軍師鐵板道人，當時大喜：「仙長，你要一去，大功告成了，千萬多加小心。」，「請大帥放心。」

鐵板老道飛馬來到竇一虎面前，咯啞把絲韁帶住，一晃手中杈條杖：「姪鬼，可認識貧道！」

竇一虎往後倒退了幾步，抬頭一看，把他嚇了一跳，一瞧這老道長得太兇惡了，好似一具骷髏成精，瘦得皮包骨頭。這老道骨架長得還挺大。但說這長臉，從腦門到下頰，能有一尺半長，比驢臉還長一大塊。臉上的顏色，好像是一張灰紙，連一點血色都沒有。深眼窩，一對小綠豆眼，大鷹鉤鼻子，薄嘴唇，頰下一部花白鬚髯，頭上戴白綾色九梁道巾，身穿白綾色八卦仙衣，腰繫一根白帶子，下邊穿的鞋也是白的，活像一個弔死鬼。他肩膀往上端端著，背後背著一對七星喪門劍，手中使一件特殊的兵刃杈條杖。杖的前邊有個龍頭，龍嘴裡藏有暗器——子午問心釘，假若他要是對方的對手，一按繃簧，龍嘴張開，暗器就打出去了。老道背後還背有個兜囊，裡邊裝著鐵板。竇一虎見上來個老道，就知此人決非等閒之輩，要小心對付。他把大棍一晃：「呸，雜毛，你叫什麼名字？出家人以慈善為本，不開殺戒，你跑這裡幹什麼？」，「姪鬼，貧道乃是哈密國的副軍師鐵板道人是也。」，「好，行啊。不過道爺，你這麼大歲數了，何必貪戀紅塵呢！聽我良言相勸，你回山修煉去吧。如果一定要伸手，你恐怕也要和那個開路鬼一塊兒去做鬼呢。」

「姪鬼少耍貧嘴，著打！」說著話兩個人動起手來。竇一虎左躡右躡，把老道累得吁吁帶喘。

程咬金一看，樂得直拍肚子：「好啊！咱們唐營真有能人，馬上戰將，步下英雄，個個本領高強。」薛丁山也挺高興，命令軍政司：「給竇將軍擂鼓助威。」軍政司答應一聲，霎時唐軍陣前鼓聲如雷，喊聲震天：「竇將軍旗開得勝啊！」竇一虎一聽：

「啊，這是元帥給我加勁兒哩，我真不能給他丟臉。」想到這他抖擻精神，越戰越勇，鑽鐵大棍上下翻飛，把鐵板道累得汗水直流。老道心想：這個姪鬼甚是厲害，真打實鬥我不是他的對手，何不用暗器贏他。原來鐵板道帶著一個皮兜，裡邊裝有三十二塊鐵板，尺寸都不大，四面是刃，中間發厚，是他下苦功練成的，專取上將的人頭，不到一定的時候，他不使用這玩意兒。今天一看竇一虎太厲害了，他才打定主意來贏對方。只見他敝的虛晃一招，左腳一點蹬，右腳一晃馬的前夾膀，這馬滴溜一轉個，撥馬便逃。老道喊了一聲，「無量天尊。竇一虎果然厲害，貧道不是對手，敗陣走也。」說走，他沒直接敗回本隊，而是奔東北方向。竇一虎貪功心切，心想這老道是副軍師，有職位的人，要把他抓住，也不次於蘇寶童，嗯，就是這個主意，決不能叫他跑了。想到這，他把大棍一背，撒腳就追。竇一虎在綠林中練就的飛毛腿，兩條腿比四條腿跑得還快，眨眼之間，就追到馬屁股後頭，離鐵板道相距不到兩丈遠。鐵板道人往前邊敗，眼往後邊盯，他拿眼角餘光往後一看，竇一虎追來了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把杈條杖交到左手，探出右臂在兜子裡一划拉，用手指拽出三塊鐵板。這叫迎門三不過，一手三暗器，同時能把三塊鐵板打出去。只見鐵板道冷不丁在馬上一回身，喊了一嗓子：「姪鬼，著！」一溜寒光奔竇一虎面門而來。

竇一虎此時真沒注意，他以為老道真敗了，正在後頭追趕，見老道一轉身，就知道不好，瞪眼一看，面前寒光一閃，竇一虎心頭一涼，我命休矣！他儘量往下一縮身，仗著個小，他要在馬上，命就交代了，在他縮頭的一剎那，一塊鐵板就從他虎頭巾上打過去了。另一塊鐵板從他肩頭滑過去了，只有一塊沒躲開，直奔他的頸喉咽喉，竇一虎一閉眼：「完了。」與此同時，斜刺裡發來一箭，正好射在鐵板上，啞啞啞一聲響，箭和鐵板都掉在了地上，把竇一虎嚇得一撲稜腦袋，心想這是誰呀？回頭一看，正是二路帥薛丁山。薛丁山已經發現鐵板道要使暗器，早已弓箭在手，這一箭射個正著。這件事鐵板道也沒想到。老道一看，一手三暗器沒有打中，嚇得他一愣，但他沒有竇一虎反應快，竇一虎火往上撞，心想再等一會兒他又要扔暗器了，我就把他砸死得了。他一下蹦到了鐵板道馬屁股上，大棍往空中一舉：「你就給我在这吧。」